



微信人生

白松青

有微信以来，我手机里的好友陆陆续续增加到数百人，一长串。这大概就是“滚滚红尘”吧。

这么多年，一路走来，有一些微友早已告别了舞台，淡然而去，如同一片雪花落地，悄无声息。无意间知晓，回忆变成酸涩。留言犹在，阴阳相隔，但我并未从好友录中删除，留着一份念想。

有一部分微友好久没有联系，交往甚浅，只是照来攘往中不经意的偶遇，在某次饭局？酒局？来往不多实属正常。还有一些微友，年轻时接触颇多，曾经一起聊天逗乐，插科打诨，留下诸多欢乐的记忆，临近暮年略显沉寂，形同陌路，三观让情缘自然分流、切割、归纳，勉强不得。还有些微友以发售广告为主，邂逅过程早已忘记，我却成了他们广告内容的忠实读者，缘分使然所以不删。

人生这场戏就在方寸之间，每天翻看微信，成为生活内容。微信让友情快餐化，但看似虚拟、冰凉的网络空间，也有人间真情留存，让我难以释怀。

“哥，过几天见个面，一起喝酒。”这是我一直保留的一条微信，发布者是一位近郊的农民朋友，身有残疾，赶上政府好政策勤劳致富，日子过得红火，但儿子不争气，染上恶习。有机会在一起，他时常向我诉说心中的苦闷，我想劝解，但收效甚微。我知道他心情不好，想和我见面念叨念叨，所以一直期待着，但大半年过去了，没有消息，再打听，竟然去世了。他是心情不好，突发心梗，当下驾鹤西去，年龄53岁。他给我发的这条微信竟成了遗言。闲暇无事看手机，翻到他发出的这条微信，便想起他的音容笑貌，用残疾的手臂，招呼我们抽烟喝酒。我不由感慨：人呀人！

“谢谢关照，等我痊愈一定登门拜访。”说这话的是我的发小，一起玩大。那年，我回老家过春节，正月初六和他相聚。他兴高采烈，说姑娘大学毕业，考上公务员。久未见面，我为他及女儿的成就而骄傲。岂料，仅仅过了一星期，正月十三，他打来电话，声音平静：“哥，我得了肝癌，当地医院确诊了。”闻言如同惊雷炸响，深感诧异。我说，你现在就动身来太原，到省肿瘤医院，我找朋友给你看看。

百十公里路程瞬间即到，肿瘤医院专家明确告知，当地医院诊断准确，而且既不能手术，也不能放化疗。言外之意就是让准备后事。沉痛异常，在北京一家大医院我还有一位朋友，立即赶赴，朋友找到肝胆专家，研究了病情，给出意见：花费几十万，做一个不确定的手术不值得，病灶位置相当凶险，三个器官交织。

自始至终，我的发小一直在旁边聆听，表面上没有表现出任何悲哀。他刚强、豁达、理性的性格，让我钦佩不已。

京城回来，他回老家静养，我上班。不久后，他给我发来一条微信表示感谢，转眼3个月过去，传来他去世的消息。他发来的微信就留存下来，想他录入微信时，对生命依然充满希望，但造化弄人。时光荏苒，六七年过去了，看到他发给我的微信，不由想起他豁达、阳光的秉性。

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，让绚烂变得短暂，沉寂成为常态，不必纠结曾经，每个人终将趋于孤单。

“忽有故人心上过，此生也算共白头”只是一种文学的唯美和浪漫，如此，又何必一脸悲哀？

不要跟春天说话

鲍尔吉·原野

春天忙。如果不算秋天，春天比另两个季节忙多了。以旅行譬喻，秋天是归来收拾东西的忙，春天是出发前的忙，不一样。所以，不要跟春天说话。

蚂蚁醒过来，看秋叶被打扫干净，枯草的地盘被新生的幼芽占领，才知道自己这一觉睡得太长了。蚂蚁奔跑，检阅家园。去年秋天所做的记号全没了，蚯蚓松过的地面，使蚂蚁认为发生了地震。打理这么一片田园，还要花费一年的光景，所以，不要跟蚂蚁说话。

燕子斜飞。它不想直飞，免得有人说它像麻雀。燕子口衔春泥，在裂口的檩木的檐下筑巢，划破冬日的蛛网。燕子忙，哪儿有农人插秧，哪儿就有燕子的身影。它喜欢看秧苗排队，像田字格本。衔泥的燕子，从不弄脏洁白的胸衣。在新巢筑好之前，不要跟燕子说话。

如果没有风，春天算不上什么春天。风把柳条摇醒，一直摇出鹅黄。风把冰的装甲吹酥，看一看冰下面的鱼是否还活着。风敲打树的门窗，催它们上工。风把积雪融化的消息告诉耕地：该长庄稼了。别对风说：“嗨！”也别劝它休息。春风休息，春天就结束了。所以，不要跟春风说话。

雨是春天的战略预备队。在春天的战

区，风打前阵，就像空军作第一轮攻势一样，摧枯拉朽，瓦解冬天的军心。雨水的地面部队紧接着赶到，它们整齐广大，占领并搜索每一个角落，全部清洗一遍，让泥土换上绿色的春装。不要跟它们讲话，春雨军纪严明。

草是春天的第一批移民。它们是老百姓，拖儿拉女，自由散漫。草随便找个地方安家，有些草跑到老房子屋顶，以及柏油路裂缝的地方。草不管这个，把旗先竖起来再说。阳光充足的日子，草晾晒衣衫被褥，弄得乱七八糟。古人近视，说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。哪里无？沟沟壑壑，连电线杆子脚下都有草的族群。人见春草生芽，舒一口气，道：春天来了！还有古人作诗：“溪上谁家掩竹扉，鸟啼浑似惜春晖。”（戴叔伦《过柳溪道院》）“渭北春天树，江东日暮云。”（杜甫《春日忆李白》）春晖与春树都比不过草的春意鲜明，它们缝春天的衣衫，不要跟忙碌的缝衣匠说话。

“管仲上车曰：‘嗟兹乎！吾不能以春风风人，吾不能以夏雨雨人，吾穷必矣。’”（《说苑·贵德》）没有谁比春天更厉害，管仲伤感过甚。看春天如看大戏，急管繁弦，万物萌生。在春天，说话的主角只有春天自己，我们只做个看官。



往云中去

韩浩月

在桂林坐船，沿漓江去阳朔。每次在江上，都能看到不同的风景，上次看到的是烟雨迷蒙的群山，这次看到的是群山背后洁白清爽的白云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云都在山顶或山后，江面上空看不到一片云？也许大自然的分工本就如此吧。

你说那些云在躲躲藏藏吧，它们又趁你不注意的时候跑出来，完完整整展示着自己。它们在山间翻滚着，虽然翻滚的速度很缓慢，但依然能看到它们是打算全方位地把自己从头晒到脚，从屁股晒到肚皮——云是太阳的孩子，可它们永远晒不黑，反而越晒越白。

这次遇上的，是我见过的最白的云。真的，我见过太多次白如雪的云了，没一千回，也有八百回，但那天漓江边的云，白得让我词穷，让我张口结舌也想不出用什么语言形容。

云，白到了极致，就会让人浮想联翩。比如会想到，云那边住着什么神仙？通常人们会想到那里住着雷公电母、天兵天将，神话是这么写的，可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地信了。云里的神仙，如果住了那么多，就不可能还有这么白的云，他们打打闹闹，跑跑跳跳，云会被他们踩得乌漆墨黑，多少会留下一点痕迹。云那边如果真住着神仙，想必也是和凡人一样，只是看，不伸手，他们也怕弄脏了白云。

云的白，可能不是天生的，是历练出来的。我在塞北的一处深山里，就曾目睹云历练自己的过程。深深的峡谷，是一口锅，云是

沸腾的水，一半乌黑，一半洁白，它们在锅里不停地翻滚着，那形态像极了铁锅里的开水。我在距离山谷几公里处，守望了大约半个小时，一直等到那锅云腾空而起，乌黑的那部分留在谷底，洁白的那部分升到了高空。于是，山谷的上空多了一片纯白的云。从此，我也笃信，所有的白云，都是这么炼出来的。

白云让人有一种距离感，感觉遥不可及，可心里又忍不住有一个想法，想往白云的方向去，到云中看看，还想在云上打个坐，假寐片刻。每次飞机降落的时候，我都期待穿过云层的那几分钟，真希望飞机能在最白最厚的云里停留一会儿，好让人近距离地观察云。飞机降落前，也就是穿过云层前，机舱会响起广播，提醒乘客收起小桌板，打开遮光板，在我看来，潜台词是：观察云朵的最佳时机到了。往外看，飞机有往下俯冲的姿势，能感觉到极快的飞行速度，发动机此时正大口大口地吸入云朵。在那会儿，云幻化成了雾气。我便想，要是有人把天上最白的云装入玻璃瓶，放到超市的货架上售卖，我必买一瓶来，品尝一下白云的味道。

这些都是我的胡思乱想，如果云知道，肯定会笑。云在天上，人在地上，云与人，亘古以来都保持着距离，也正因此，云给人以神秘感。往云中去，自然不切实际，然而人们由此生发出了许多难能可贵的想象，这也让云增添了浪漫的色彩。

本版图片来源：百度网